

三怡堂叢書

過菴遺稿

二十

上
海
中
華
大
學
附
屬
中
國
科
學
院
大
學
中
國
史
學
研
究
所

過庵遺稿卷之五

書

上大司馬浚川王公

伏覩邸報朝廷用言者計吾師自中臺舊職授北軍新符
百寮率度六師振聲保泰持豐寔此焉賴而柄用合義衆
志咸服天地鬼神必昭助之威靈光焰自足震讐叛逆遠
燼燼虜矣不才實與海內同受其福傳聞之日室家相慶
若夫殄滅之晝治平之術固吾師餘事耳姑未敢頌焉伏
惟邊夷情狀幃幄計謨非愚賤所得盡聞而竊憂妄慮敢
因質疑豈謂縣合事宜有裨採擇所以明不敢偷安自逸

無意天下事耳夫大同惡貫廼天誅所必不容已者而久稽不決竊謂其事體有三難同惡相濟者衆城堅有備恃強虜之援也凡圍城而致其斬首惡出降者所欲得者一夫耳事執窮促數人之謀合卽肘腋之變成矣今卒伍同謀屢爲克逆負天誅者無慮數十百人牽連族黨執惟同舟城中無辜者非力能盡殺此曹亦安敢動其謀何以得合邪聞城中粟支三年城高多礮未易猝拔而又誘至北虜我軍失利豈窮促之志內變之時哉然則欲待自擒首惡開門出降難矣今欲用兵攻打速取罪人則不惟慮城陷之日善惡難分亦恐多殺士卒而無損于彼竊以爲莫

如持之以緩以計取之乃可盡也屯兵近鎮守諸要害竒
兵時出絕其樵採彼少出兵則不敢掠多出兵則畏城中
之議其後自然我軍日逸叛賊日促降者勿殺以攜其志
多方用間以疑其黨明聲所不赦者以安其衆待天氣向
熱賊馬饑病虜救不來必當有變然後相機進取此殄滅
之期也所慮虜情叵測再擾藩籬則斃賊難期竊料叛軍
之誘虜必以大同子女金帛許之耳若再赴援開門必矣
必不得已不若因以爲市令其殺叛軍而償以金帛古之
善謀者多權宜隱忍以集事有屈情僞奉而不欲更生一
敵得志之後吾乃爲所欲爲耳故愚計不欲輕結虜怨以

重邊患亦不欲逼攻堅城多損士卒休師勿迫以怠其謀
計止北虜以絕其恃出於萬全之意也不然老師城下虜
攻其外賊應於內腹背受敵豈不殆哉但或者慮大軍一
掣乘機南走將不可制竊料群寇本無遠志深識保堅城
招北虜以紓患希解耳他日窮困北降胡止矣不然前虜
至城下與王師相持不乘執出走亦不開門納虜與之合
兵則其情可見矣若以今攻圍示以必取彼知死而爭一
旦之命或所以激之出也抑兵難遙度計不夙畫古之戰
勝攻取惟在擇將委任責成今正不須博求方畧以梏主
將蓋神識之見口不能述機會之乘間不容髮胸臆之想

事不盡然才不相逮計不相用徒足爲不肖者譏罪耳要
之慎選一將因其才志專其任使毋置監督毋拘文法使
操縱由己威立執重自然有功最忌貴人獻謀徼幸收功
紛紛長短交詬闔外尺寸稍違有功亦罪雖得賢將如縛
手足而闔安望有功乎傳曰二子患不相恤無患吳矣
君臣輯睦戰之本也此尤急務哉不才荒村僻居據傳聞
爲斷誠杞人也竊比于孔門言志之義庸就正於左右云
耳俯錫覽教幸甚幸甚

與白堯山太守

伏惟明府游情幽隱效法循良威德並流吏民胥悅治安

之效闔郡同之敝邑之民獨如喪家之犬益益之魚累累
鬱鬱不知有生民之樂非仁有遺而澤有所不究也敝邑
之事執使然也敝邑地方百里田纔萬餘頃實戶不滿八
千而稅糧五萬餘石編里一百均徭六千餘兩力差三千
餘名其間鴛居境外虛名實累三之一不下也故有地一
畝歲辦錢七十餘一人之身而諸差之所需備且又地無
山海之饒民無工商之利所恃以給此者獨仰木綿耳木
綿一歲無成則一歲之辦即逋所從來久矣自嘉靖戊戌
而後水旱相仍木綿無成者數歲重以方春迎接大駕空
邑而徃疫癘大作人畜死亡略盡以致田地荒而逋負日

積徵誅急而逃亡日衆大壞極敗以至今日流者不思返
荒者無敢開法令不能行政事無所施執須大有更張數
年之中乃可復其舊貫決非招徠勸誘所能集也何也糧
差不除欲還流開荒必不可得二者不復欲辦公家之徵
必不可得公家之徵不辦欲居民之樂業亦必不可得此
事理之最明者也斯情也當道先生無不聞無不憫矣矧
如明府之切切然體察汲汲然詢訪者乎某等猶以爲言
者蓋冤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情之所激豈暇顧其知
與不知也哉今方敝邑之興廢其權在明府撫按藩臬有
得爲之位而去民稍遠知其利病猶不切縣邑官長知利

病爲切而位卑不能行且有私其民之嫌若夫知民之利病而其位足以有爲而不嫌於私惟明府然矣是以撫按藩臬待明府之可否以爲決縣邑官長仰明府之處分以從事明府誠哀其荒迓調停其偏重數年之後杞當復爲完縣若猶未也逋欠無所出惟有包賠繼以督責而舉縣俱盡乃已也幸今日猶未至乎盡而其勢尙有可爲做邑之民居者荷擔而立忍死而待行者順風而聽翹足而望誠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也明府亦有意乎議者必曰今歲州縣訴災者衆爭求免役而輕糧有限今欲減豁糧差誰其受之而何以畀之是覩一時之害而不論積輕積重之

執也杞之糧額十倍於他縣者有之杞之差數二十倍於他縣者有之夫積輕之後而一遇災傷如壯實之人而卒感疫癘猶可以無恐積重之後而加以災傷猶中損之人而復感外邪不急救則立死矣今民間棄產如棄盜賊之賊急脫之爲快賤售於王府形執之家數千頃矣而地多之人往往自殺他縣寧有是事耶此其緩急先後之較不待智者而知也今以開封諸縣之糧差均融諸縣之地畝則敝邑之糧差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假今盡予以輕糧而除其產之半猶未得比他縣之輕也况荒地之糧逃民之差不能什之二三耶分灾恤患鄰國之常一王一郡復

何所疑慮哉議者又將曰差出於丁諸縣之里杞爲多差不宜省也然自均糧以來州縣計地科差久矣借曰力差須丁銀差獨不可相代乎夫以糧銀相權計地畝而均敷之此至公之道王政之易易也豈獨爲杞計哉伏惟明府經綸之智衡宰之心其於茲事必有以計之定而措之遠矣但某等不忍旦夕之急速觀治平之效不能無惄然於心焉誠亦慮夫寢跡彰聞方當虛東府之位下璽書之徵則仁雖有餘而情不能專移易於後之人焉曠日持久將如渴轍何伏望察做邑事孰如其急也而速賜施行則

幸甚

與朱保

竊惟事之成於變故不可通於天下者必垂其實跡乃可
以稽無窮之徵德之加於一方伸其所不能直之情者必
紀其實政乃可以慰無窮之思若敝邑考城之田中丞淺
齋之斷所當詳具本末鐫之金石以貽世世者也夫以杞
氓也而田諸傍境倍其主戶則非域民之常所輸之租或
照民田起科或爲輕則黃糧則非兩稅之常其租不籍於
地縣而籍於人縣則非任土之常蓋其初起於中原新定
間曠地多法許占墾故有越境之耕久之墾田既多爭闢
日興權宜定亂故有額外之租最後以甲縣乙民督輸交

病推附本治故有懸屬之田其附籍之年曰景泰某年曰天順某年其起糧之由在景泰年冊曰奉濫占田土勘合在天順年冊曰奉巡捕勘合曰奉榜例其糧之則奉濫占田土勘合者照民地起科奉榜例及巡捕勘合者另爲輕則若茲事體天下無之而祀獨有乃時執之變事有適然不可以常理常法例論也然而前政之人失於遠慮端尾不載于金石變故不紀於縣志文案與故紙同塵原冊與架閣俱毀前人以安定忘言後生以玩常不考沿積既久敝滋奸蔓地則寫閃而易隱糧則按籍而必徵於是無無八寸之地而有數石之糧者均糧之議自此起矣當時議

者徒知咎富民割地而遺糧不知咎鴛居遺糧之甚也徒知境外有地不知杞何以有是地也徒令鴛居之民自首頃畝未能按籍計糧以復開送之舊也蓋以實跡不存故事不知雖以段公救民之切識慮之精亦無由而及之矣然境外之田所從來久隱漏旣多理難埋沒是以虛庵王公下令告許旬日之間得地四萬畝開送之數於是始敷亦以不知其故方圖清查議處而二糧之奸生境界之說熾矣蒞獄者以常理聽之以常法格之以常情決之故彼之說雖僞而易明我之事本實而難信幸而得景泰故冊於灰燼之中始知開占之田本奉濫占田土勘合而科糧

而附籍也當道先生閱不終帙而二糧之獄以折杞人以爲自今世世無訟矣晏然不爲後圖遂併故冊而復失之於是竄居之民窺知文案冊籍無片紙可據遂敢肆爲奏罔閱其牒者反無不直其言而欲伸其事焉獨我淺齋天與明德致精察幾務求實據不惑浮言杞人乃請於方伯求諸冊府得天順年冊八十本又始知竄居之田名考城餘地而科糧而附籍又奉榜例與巡捕勘合也然景泰年冊旣不可得而所謂濫占田土勘合云者又變文爲一則糧地而不存其舊杞人則又檢得成化年冊於凡天順年冊所載榜例勘合亦變文爲一則輕則黃糧前後相方城

化變天順者也凡稱一則輕糧卽榜例勘合之糧也天順
變景泰者也凡稱一則糧地卽濫占田土勘合之糧也則
舊文雖沒而舊跡自可徵矣淺齋一見釋然無疑幡然判
決選賢與能而付之於是少叅王公尸其議洧川尹衛侯
蘭陽尹劉侯核其事咸體至公壹遵實據刁民無所置其喙
請謁不得關其說權執不能搖其情而考城之地定如均
糧之舊焉由是言之境外地糧致有後日之紛紛者以文
案冊籍之盡亡也境外之地所以幾失而復止者以司冊
猶存稽十一於千百也然非遇淺齋洞曉事情凶略推詳
雖覩實跡或漫不之省矣則一方之民含屈負累寧有白

時哉是我淺齋有大造於斯民所當世世俎豆歌舞之不
可一日忘而故冊新案不可使一人不知一時不存也明
矣夫前事之失後事之鑒也當景泰天順附籍之時苟有
中智之人爲百姓慮常久存其事實世世相傳則歷歲雖
久不能爲奸糧自不必均就使均焉亦一時大定必無後
來之訟無疑也機會一失故遺其患於今日而幸故冊之
存猶足徵據然所謂勘合榜例者亦僅有其名而已其詳
固不可得而聞也今若不鑒前之失重爲之制將併此僅
存者而失之不難也後來之患可勝言哉且今日之事姑
以判二縣之是非息一時之爭訟耳謂能核其地糧復其

舊貫則未也蓋考城歸糧景泰之年爲多天順之年爲少祀民起糧本以濫占田土勘合而所謂榜例與巡捕勘合特其餘漏者耳今日勘官所據者榜例與巡捕勘合之糧也所定者均糧之年竊居者自首之地也必合景泰年冊濫占田土勘合之糧而通計其數盡歸其田斯爲得實然是非旣判而實跡旣明則舊貫之復必自此始尤不可不詳紀實載以爲異日地也夫核事綦繁述功頌德非鴻才妙思與目閱而心成者莫克爲之伏惟明府臺下天才高邁文藝精絕其於茲事勞心計畫竭力周旋真其人也無所與讓況計深慮遠爲社民立不墮之規其素所設施

蘊蓄也伏望俯徇輿情鑒往政之失閱無窮之業作爲碑
文以垂示永久則斯民幸甚後世幸甚謹備錄事由以俟
筆削其縣民出力對訟皆以義奮匪爲身謀似宜見錄以
昭勸獎用別具姓名於後

上驛傳道論杞縣驛差

寒暄常禮不敢黷啟茲有中州百年之敝政旣革而復仍
敝邑千家之苦情已伸而復屈者驛遞諸差之解人是也
敝邑馬牛頭水夫總三百八十五匹頭名正副貼戶總一
千八十八戶遠赴衛源宜溝等驛遞隔越河山數百里外
百餘年來名雖簽人其實盡雇彼處土人代當土人雖名

代當其實視爲定業然反欲解人下驛何哉蓋人一到驛則
廣設名色肆意勒取孤身遠客備受苦毒富者破產以求
還乏者幽繫以就斃於是攬當者乘之倍勒顧值惟其所
欲甚者僞稱逃亡再行提取一歲之中或至二三故解人
者乃其得利之捷法也做邑之人每聞簽解如往棄市貧
破逃亡實多由斯是以數年以來累行赴愬已蒙當道諸
君子議有成規比照南馬解銀比照招顧馬顧役此實公
私兩便不易之法也開歲之初適當更役之期百姓方翹
首注目以觀良法之行冀寬死亡之及不意各驛復來提
人不知解銀顧役之議何以中止也做邑之人悼心失圖

思逃者十室而九矣蓋河南州縣驛遞之差做縣爲最多其苦於諸驛之人爲最甚加以解銀之議發自做邑此曹切齒久矣今之提取正其報復之日也是以做邑之民有死不敢往耳或者慮恐州縣或不得人銀不時至驛遞闕乏奈何請卽雍丘一驛明之驛馬凡十一匹南馬五匹浙江解銀招顧馬六匹鈞州等州縣領銀行之已久不聞其廢事也况今止不解人耳其正副貼戶收賠糧銀自若也設有解銀失期顧役不行則按籍提取亦無難者何至於廢事哉凡此利病情苦皆某等目見而習知非敢徇徇曲說以誤聰聽也伏望留神省覽熟議而亟行之則萬民幸

甚

與太康縣論地糧

天下之事有成於時勢之變不可以常情決常理論常法
格者做邑境外之田是已夫田以境界爲斷豈不簡徑易
明然考其事體而實非也懸屬境外之田豈不繁迂難信
然考其事體而實是也蓋其原本於元末中原亂久田皆
無主其事起於永樂拋荒田土儘民開種之詔其坐糧之
由則以宣德間諸王奏討開種白地爲已莊田朝廷定以
黃糧以止爭訟其諸縣開送糧石之跡則曰濫占田土勘
合曰巡捕勘合曰榜例載在景泰天順年冊與今冊變文

爲一則糧地者可覆視也若茲事體天下無之而河南獨有河南郡縣所少而杞獨多豈可以常法格之常理論之常情決之也哉近者陳州文地其初自兵憲李公而下咸以爲當屬之陳此豈非泛論其常乎旣而訪其故實莫不釋然無疑此豈非深究其變乎亦可見諸公之心本無適莫惟求其是而已獨執事守之不變持之愈堅豈其與陳民親與杞民讎異於群公之用心哉蔽於求是而不覺其非過於循常而反陷於立異也執事江西人也與倣省隔越河山風俗不同而開地坐糧之事遠在百餘年前耳目不接文獻失傳一旦遂能明見本末此誠難矣然有可以

相喻者願執事平氣而聽之虛心而思之若曰陳之田而
杞之糧此可怪也丈地今十餘年矣陳無官民乎其初何
以拱手而聽其丈量其後何以默然而聽其徵納此又可
怪也今兵憲李公而下胡爲始而信終而疑始而執終而
不執智豈盡不如吾明勇豈盡不如吾敢此尤可怪也夫
宜禁也而願上下相安宜怪也而適久不之怪則必有其
故矣則必有富然而不可易者矣執事誠以此決事雖於
事體有所未知固不害其爲明也大凡天下之事可怪可
疑而人情相安從來已久者非其事故出於尋常之外則
必其關係重大不可輕易變革者也上智之人識深慮遠

不妄興以生擾下焉者知有弗及務因循而寡過惟中智之人明而未融乃喜事而多敗古所謂庸人擾之正以其不察事體而妄作也且境外之田有勾攝之擾有清理之艱做邑亦何利於此特以關係之重不得不爭也做邑編戶八十里而窻居者半稅糧六萬而地坐隣邑者三之一不下也假設一方見奪他邑有不效尤者乎失地則失民所遺賦役有不重累境內乎杞困痺之邑也加以參半之糧倍半之役民何以堪無境外之田是無杞也夫奪其所

有而遺之重累雖極愚且懦者亦在所必爭矣杞民安得甘心而已哉故雖尺地一民在他邑視之甚輕在做邑則

有以身斃而不肯苟從者爲其所係者重也自丈地以來
二糧之訟亦嘗有之最後考城挾我叛民同惡相濟遂成
大獄自撫按藩臬迨於委勘之吏亦莫不始而信中而疑
終而豁然改志獨考城耿令睢州徐吏目曲庇叫民陰通
賄賂力主疆界之說卒致杞民上叩天闕發故府文冊面
相詰質乃始結舌不語愧悔而失措事雖仍其舊貫而怨
毒結於民心至今語及二君無不欲唾其面者此事在人
耳目執事虛心一訪必有能道其詳者矣由此言之境外
之田在敝邑重邪輕邪嗟乎鄰邑之民富逸久矣非必待
得敝邑之田而後足也長民者務靜生民之業足矣何苦

推久定之業興非其有之爭致無益之擾歛無窮之怨如
睢考二君也哉伏願執事察其事體若是之不偶也以群
公爲法以二君爲鑒兼愛南北因仍舊貫則豈徒做邑之
民安將貴邑之民并受安靜之賜矣抑又考之今之均糧
卽宋經界法也紹興二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淮奏曰清
江縣有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煙田產並在高
安經界既定兩縣隨產認稅於是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
田無稅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于原額之田高安卽
以無稅之田減均于原額之稅是高安得偏輕之利清江
得偏重之害矣斯言也若豫爲做邑發者執事試取其說

而思之亦足以知事體之變古今所同有者而不必致怪于杞矣傳曰心之痛者無緩聲陳詞過直伏惟諒之

答董竒玉同年

久不聞問虛舟到忽承賜書申以舊誼過有將許豈虛舟嘗誤兄耶甚感甚愧孔子曰吾不試故藝僕老大進無所成乃得頗取二氏書觀之愛其脩真治性專爲爲己之學要其指歸異於中庸者無幾時時誦之以爲懲忿窒慾之助然亦未嘗有所得也兄所稱老氏治身孔孟治人亦是沿習舊聞未之察耳中庸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爲一事老子書專明先自治而後治人所以關伯功者微矣凡世

之議三教者多據文立說不究其指歸元之人至至謂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分身心爲二尤可笑也近世通二氏之學者南有王陽明北有薛吏部然陽明筆於書者惟辨其異薛註老子多釋其同議者以薛注得老子之髓願兄取而觀之則知其亦脩己治人之說而非黃白方技之流矣兄之動定虛舟備述服藥求嗣亦是實事若進而求之清心寡欲則養德養身自生生人亦一以貫之矣望若時以道自將爲慰無由合併不勝施想

與常潤夫

某頓首啓潤夫先生大孝廬次苦志親塋流聞遠近足令

有識皆淚悖子厚顏凡在交游孰不欽嘆感愴與嘉斯美
今者小大合謀願貢愚見亦欲本中正之規全足下之志
足下幸抑哀而明聽之竊以先王制禮裁乎性命之衷而
君子行法明於仁智之軌然後事適行完而名以不墮是
以終天之恨服斷於三年魂魄之藏儀分於廟兆三王以
來未之有改也足下至性天篤仁親是寶自尊堂棄世摧
內毀形舉必當物卽窀之日痛不欲活不謀妻子不告友
朋身留空原後圖茨庇衰麻不離於體藜藿不饜其腹扶
桐負土蠹若丘京哀至發號聲酸猿鶴可謂分體之極報
因心之至感矣今者皇霜屢更期及祥禫此正仁人君子

以禮制情以義割思之日也竊恐眷戀松楸忍不能返則
乖於典禮有傷大孝何則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不可不及
也或俯而就之或企而及之然後君子此吾孔氏家法也
吉禫不行於丘墓縞冠不處於仄廬有一於斯皆謂愆則
抑又有說焉送終有殺立敬無窮雖極親愛之情不昧幽
明之故是以歛形於柩凝魂於主柩宅幽玄主居堂奧之
幽即遠一掩弗脩事廟如生累代不懈非薄於體魄厚於
神靈也所以象陰陽而達孝思也故曰致死不仁致生不
智足下守事塋園三年于茲揆之古人亦已厚矣所願味
無違之旨鑒原廟之譏體即遠之義襲援琴之規告辭墳

慕專意神堂豈不契合典禮仁智兩得者哉伏惟頓抑哀
思勉聽鄙言則幸甚幸甚

上巡撫柯公

伏聞進位中臺仍司大監中土之人室家相慶非徒以位
尊權重爲臺下寵光實以道自此而大行得以弘受其賜
以慰其私也至於敝邑獨有二天之私更生之望蓋以臺
下前在左轄尤知其貧累憐其情苦故也夫人疾痛必呼
父母而蹈水火者未脫其患則呼救之聲不絕敝邑之望
於臺下實類乎此而其情不能以盡達某等敢私布之幸
垂聽焉夫今杞之事執民逃地荒將及其半逋負日積未

知所終譬如虛勞之病元氣猶未盡索失今不圖後無及矣原其致弊之由積久之累四近時之累三所謂積久之累者一曰虛名之累杞之境域集方七十餘里無山海之饒工商之利不幸而有六縣之名加以奸譎小人導諛有司百計誅求以事上官厨饌威儀窮極豐侈私求公派過當所欲前者獲效後者慕之日新月盛狃於見聞而庶富之名不可辭矣是以一切徵派皆倍蓰其他州縣而嘉靖十八年大駕南幸坐派本縣於滎澤河口獨搭廬殿一所竹木箬箔以十萬計輦運牛車以千計騾車馬匹徒役工匠督領私從以數萬計加以霖雨經旬春瘟大起資財盡

喪人畜死亡略盡是歲春田不耕者三之二富民破家不可勝數今之逋負荒迓自滎澤之役始也蓋虛名之累至此而極焉二曰糧重之累國初起糧計墾田實數杞以通邑民聚墾田獨先所以稅額獨重然猶未至如今之甚也永樂中奉例開荒永不起科杞民於考城鹿邑閒曠地方開占無筭至宣德中奸民投獻王府奏討莊田百姓爭訟不息官府權宜定亂奏認黃糧各縣開送收入本縣黃冊者前後二萬餘石自後地寫閃而易隱糧按冊而必徵於是本縣糧則多寡無程均糧之議起矣當時無人考據本末止以全額均攤境內見其則重却將川澤道路林麓礮

鹵一槩攤糧又將各區定數虛增數畝故名爲二升八合
其實三升有奇一遇旱澇鹵川澤之田蕩無寸草稅糧
安得而不逋哉三曰差繁之累本縣雜差雖曰計糧簽派
原額本重究其弊端實由弘治間開封府謝同知署掌縣
印僞增戶口倍審均徭以致各處推差則有據本縣拒之
則無辭自後有增無減以至今日均徭銀若干兩諸色差
役歲用若干人較歸德一州五縣多過數倍民力安得而
不竭哉四曰窩居之累本縣之民徃因占荒隨在聚居在
鹿邑者八百餘戶在考城者五百餘戶其餘星散各方不
可殫舉計其戶口與境內之民三之一不下也從來長吏

以勾攝之難往往置之度外所遺糧差里甲包賠自均糧
以來各縣既稅糧其地又里甲其民其於本縣反爲羈縻
而已是散亡之餘又陰負包賠之累寄空名而受實害無
甚於此矣所謂近時之累者一曰計地科差之累往時審
差以丁產相較三等而九則之然猶遍年實審自均糧以
來專論地畝不復逐戶審編按籍打算付之一吏多寡任
意百姓無從質問於是奸弊百出銀額歲增至於一切雜
差必計畝出錢地多之家均徭銀至百餘兩一人之身編
差數十地之中歲辦錢二十餘色故朝應而暮來顧此
而失彼財費於追呼力分於泛應以致民間視地如避陷

阱賣者無所售荒者不敢耕使民棄本根而輕鄉里是促之叛也其中大戶一差亦計地畝尤爲有害蓋收糧必擇大戶取其殷實不侵錢糧故也今地多之家有至二十名者安得皆親子弟爲之其執不得不顧倩他人代收所代非其人盜官銀而逃則罪累坐富室矣故害富之道非一而最速者莫如大戶焉二曰顧役之害自差之照地出錢也游人攬當而農民益困矣錢非農之所有而顧役者月必索錢夫使農民賤賣其粟布芻豆以養游手非計也况有地一頃常時歲辦錢七千文足若輸該里甲加以差錢馬價會錢共辦錢十二千二百餘文足杞田畝收豐歲不

過一斛租鋤牛種費居其半如今歲粟豆之價五十斛值錢八千文止矣是農夫竭力辦錢猶不足里甲一歲之用也又況路當衝要迎送過客殆無虛日館穀徒御所費不貲者乎故累民逃走雖非一端而莫速於里甲莫大於顧役爲棄其所有而索其所無也三曰包賠之累自地荒人逃糧差逋欠也始焉責之里老不敷則責之親識又不敷則責之地隣或曰彼寄貨財或曰彼買田產或曰彼同排甲或曰彼知去向茹連影詰訟端無窮不從則逋歟無從從則濫及無辜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凡此七累所以使民去者泣望而不敢歸居者愁恐而未知稅駕之

所者也然七累之中如虛名也科差也顧役也上司加意寬恤有司斟酌裁省亦可矣若夫包賠之累非荒地盡開流亡復業必無善處之政非除其逋負流民決不敢復荒地決不敢開此事理之必然者也竊以爲荒地之糧拖欠者陸續帶徵未徵者全與濶布然後招人承佃如例處分本縣均徭雜差量與減豁查送糧輕差少縣分暫支數年或將本府糧差相權通融計地洒派相之差徭必有所減減除之數先儘荒逃使之一無所與如此則冬春之間荒田可以盡開流亡可以盡復而公私無包賠之擾矣伏惟臺下經綸之智衡宰之心方當旋乾轉坤佐理維新之化

其於敝邑之事不待援手動色而措置已定矣但某等不
忍旦夕之急思速覩康平之效忘其踈謬顛所呼號不能
自己也伏望察其剝膚之情採其談虎之見原宥而速行
之則幸甚幸甚

過庵遺稿卷之六

三怡堂叢書

雜著

陳氏族墓圖說

陳氏之先淮安府鷓鴣巷人也元季始祖避亂于杞止黃土岡亂定遂家焉卒塋北肥岡之良永樂中徹周府護衛軍棄屯地無筭二世祖南收地止今居南陳寨至三世祖儀乃營墓地去寨之巽里許遷始祖塋焉及吾行凡六世其地平下恒水患長廣若干執不足容族塋然已踰制古法昭穆足七世則遷今六世而已不容地執塋法使然也先雲津府君之喪業已別營墓地將來者可知也夫世違

則踈踈則忘忘則路人之矣陳氏多質朴不文多窳塋無誌表無題名歲時上塚各赴其所親功緦以外弗識之矣况益遠乎且別墓之後其踈滋甚余懼後世子孫路人其祖也乃繪爲一圖書諱配及所出以詔之

其塋初用三陽法故始祖位明堂正西二世東北三世正東四世改從昭穆法故位於始祖少南鴈序而西乃以三世爲昭四世爲穆五世爲昭六世爲穆矣五世以下以地狹弗能容乃爲折塋法故一世而二行

陳氏塋例殤無後不入惡終不入死非其命不入故一世一墳二世二墳三世九墳四世十一墳五世十六墳六世

五墳生者虛其穴殤以不辨弗錄

圖有三義焉明祖以教孝也綴族以教睦也絕惡以教行也圖之下別爲族譜圖以係不入塋與生者

讀先天易傳

余讀先天易傳得四疑焉一曰先天起數之疑傳以堯當乾之上九禹八年入姤之初六蓋以子會之第一甲子年便入復之初九今按大雪節一陽之氣未成至冬至始成復卦當從冬至起復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是已冬至者十一月中也故曰冬至子之半卽此而論則先天復卦當從子會第九十一甲子起堯時正在乾宮大有之九二

云堯當乾位者以十二月直事卦論已會乾卦直事故也
二曰陰陽更歷之疑疏義曰言一陽來復更十六卦而二
陽更八卦而三陽更四卦而四陽更一卦而五陽五陽則
無所更而爲乾陰亦如之以爲陰陽之氣生之難而盛則
易而六陰六陽分配十二月者爲非蓋本圖震離二宮十
六卦下一畫陽兌宮八卦下二畫陽而爲說也然圖本以
震一陽離二陽而未純兌二陽乾三陽爲次謂更十六卦
始爲二陽則離之九三亦陰乎且以泰爲三月半更四卦
爲四月初入乾而終則是辰會之半該四卦已會之全亦
止該四卦而與辰謂一會三十二爻之數不合矣又謂更

歷之多然後漸長似是陰陽之氣更歷卦位夫卦之奇偶多寡本以象二氣之消息盈虛果何所更歷乎

三曰爻氣用事之疑夫先天圖乃氣化消長之象爻位乃象上生義形而下者也爻則有六矣氣亦有六乎且如復卦直二千二十五年不應初三百餘年爲陽而後反皆純陰正猶冬至日爲陽而以後日更爲陰不可通矣要之五分陰有一分陽陽日進而陰日退庶乎可也

四曰文王卦圖之疑先天卦圖合於天地定位章其卦之次序無一不合文王圓圖引帝出乎震章爲據則其次序亦當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如先天圖可也乃無一合者

通庵遺稿卷六
三
又以咸恒至中孚小過爲靜僕尤不得其說且氣化流行
一而已矣有伏羲之卦氣又有文王之卦氣可乎

葛公堤銘

河至蘭陽醜爲二渠其一東南合湯河其一東北入故道
儀封介其衝湍流方怒沙岸善崩城如漂鉢恃堤爲固田
如葑洲出沒無常累政以來委諸無可奈何雖時有脩築
而計浮功盪無足永賴嘉靖丁未沐陽葛公來尹是邑廉
明樹威精覈立政名實信於上下懲曹人之禍覽觀形便
圖惟永畫曰因舊堤爲塞弘加增裨水雖大至不得薄城
下數世之便也並河爲堤以捍游波人田其內必收新淤

之利數歲之便也具爲方略請于用事有位咸嘉獎報聞
迺於是略基趾議遠邇度高卑揣厚薄程工計費形力以
賦令下之日工徒奔赴畚插雲集不督而勸經始於戊申
之春越幾旬而二堤告成附城如環引河如絙言言連連
高厚而堅是歲也霖雨連旬城中帖帖安寢河不爲災歲
則大熟自邑之大夫庶士罔不感惠頌功飲食必祝而前
威令徐君某某相與計曰二堤之功庇吾終身及吾子孫
當共圖不朽使世世無忘不然千秋萬歲後桑海變遷誰
知我公功者迺於是南走雍丘求余紀其事余不佞不能
諛人遜伏林壑有言何足爲重雖然余聞公之興斯役也

不畏高明不干名譽爲民長慮却顧不以速化汨其中蓋
古之遺愛遺直也心竊向慕之重以諸君之請其容固辭
廼名其堤爲葛公堤而係銘曰中原之害曰河爲大浩浩
湯湯陵襄邑改蕞爾儀城僅存幾敗民不爲魚匪堤何賴
有尹葛公發自南服頽脫鍊鋒塊歷驥足手提陷溺卧之
平陸力拓腴田藝我百穀是作二堤環城障渠上權欣假
群力子來築維孔固役不淹時連岡曲阜分界馮夷昔也
憑城宵衽荷擔今也室家酣睡達旦昔也四郊洪波瀾瀾
今也有秋穰穰禾黍維昔鄭白名渠關中蘇公守杭堤亦
著稱我名二堤庇之蘇公黃河如帶公思無窮

叙均稅始末

寧昔禍亂既削萑葦既治授田賦稅較若畫一惟是大河
經我南鄙據地萬畝三護衛卒屯東鄙且什三厥後河北
走護衛卒撤去棄地悉爲居氓業不復租於是遂併新田
舉舊租其新田多者則額輕矣民間鬻田額重者恒不售
愚民苟於棘售則自殺其額以售而以餘田供原租積久
輕重懸絕大抵富民無重糧貧民無白地執使然也甚重
不支則逃遁至空里甲而江北儆俗類不過稅徃徃甲田
乙稅有司誅租按籍則有額計畝則無田追摘則末之誰
何而包租之政出矣是故有常逋負之租有連數閭之亡

有必破產之役有不敢開之荒有無虛日之訟有無完膚之里甲四境之內焚室相望蘆花如雪雉飛兔走入杞郊者卽知其不可爲矣於是議者曰杞弊皆生於稅則不均若核畝定則富貧如一則租可辦爭可息荒可闢亡可復役可輕人可樂業不然雖卓魯復生亦難善治然罹茲患者數尹矣日支歲延得代去卽已嘉靖己丑夏侍御段侯自鄆城丞徙尹茲土既見吏民間便益咸對曰均則最便蓋貧者病於輸富民亦病於貸償故言人人同而貸償不乃者頗不悅侯曰此蒙於利耳若以人心之至公則未嘗不然也遂集輿言請諸部使及省臣皆報曰如議而巡按

胡公知開封劉公主其事尤力侯於是宵思朝聽權便揣
弊乃得其法方里而區繩以度之竹以步之堠以墻之幟
以表之鱗次以徧執莫得多寡凡杞之境集方六七十里
法當爲四千餘區督者二人繩者竹者堠者書者各若干
人日度五區役三千人十日而大數舉矣區擇一人實其
畝役五千人一日而細數詳矣於是擇吏待選民買爵者
得百人擇民篤朴者亦百人介之擇小吏及能書者書之
繩者竹者堠者實畝者所至取給焉下令曰諏日具牲俛
徒庀器先於東郭外祭神辨方命幹者二人爲兩區而南
而化盡境而止干支廼分群督者工人以號辨區以數辨

百區俱作果十日而盡如期之素凡爲區者墾域隅然幟
堠植然區人實之私無漏畝官無虛額使報劉公公曰茲
事體大不可使段令獨任遂東下而陳州守陸侯冕許州
守任侯轍咸奉命會杞劉公曰侯王賜田或兼吾民乎成
卒屯田或盜吾民乎區人實畝或匿乎女十官其分核之
於是得民田二萬若干畝王田若干卒田若干段侯言於
劉公曰杞田沒他縣者鉅矣宜括則皆以府檄括於蘭陽
得若干畝於儀封得若干畝於考城得若干畝於是杞田
益廣通若干畝而舊稅額凡若干石計畝夏稅若干秋稅
若干旣大布境內而定租籍凡有田一畝斯租若干法簡

令明雖三尺之童守兼陌之田而黠里猾胥不能誑之矣
初段侯既事事有如意者有不如意者業已前知其然徐
而應之不驚不怒故雖動百里之衆變積歲之弊而無震
聲暴色又所遣督役者率單騎視其功且慰勉之露食野
懋與同勤苦人人私喜得縣主意爲盡慮殫力役亦忘役
故能旬月之間建百世之利於戲賢哉某幸與杞民躬受
其惠懼後來遺忘失實不念侯德私記其始末藏諸巾笥
云

城杞事狀

杞本古雍丘周以邦夏後命曰杞如營丘之齊曲阜之魯

是已厥後杞遷仍稱雍丘今則杞云厥壤四平無山河之險域民保聚惟恃圍築爾矣厥城扼中原要領天下有變先受其鋒若春秋鄭宋交爭戰國韓魏互取秦李由戰山東漢張超拒曹操唐張巡抗祿山咸斯焉據至於南北分裂尤倚重焉祖士雅爲晉鎮則稱北藩張萬戶爲元守則名南戶近則流寇王堂射其西門草竊郭文選睥睨濠水生民岌岌乎殆哉長民者不可以平世而怠於城也夫城大寇保焉而小寇足禦大寇不常有而小寇常有則益於民也什九完聚繕守王政之經也矧杞哉杞之城築以土土力䟽柔不勝一潦有城以來廢興之變不可勝紀矣嘉

靖戊戌夏大霖雨至于明年春城大壞復隍過半女墻無
堵遺南北門崩我尹朱侯甫下車而迎大駕於榮澤于時
饑疫橫流蒿盜滿地捕治賑救至於又明年麥乃定是秋
一稔侯亦政成信立可以用民矣然以鄉試事閉貢院季

秋始出仲冬又薄治裝入覲乃以中間僅月餘於是議城
可謂日不暇給矣然而規爲簡大計畫詳明敝湔功立足
爲法於後徃時修城聚丁夫器具付任事者自爲之私請
賄免之餘僅遺老稚疲癯日起板堵塞責故嘗用力多見
功寡侯先步城爲丈者千三百有五十料民爲甲者八百
有三十甲十夫脩築二丈爲城千六百六十丈以其羨補

甲之亡者與壞之甚者卽以里長爲什長該年者爲百夫
長選民冠帶幹辦者十人爲千夫長長有分地夫有分工
今日功畢而遣監者坐之徃時器具出於保甲一幹之費
爲錢七百俟用北畿法縣纏爲師束稽爲板索茅爲約椽
拔爲幹板幹之費省二千緡令旣明具然後授十長者率
而行之四面竝築人自爲勸畚杵之聲終日不繼三旬而
成不及其期乃又課坯於民兵及坊郭之民以崇陴壘贖
灰于罪人以治城門均衆而有法一錢不出府庫皆善政
也窳城表裏脩築二千七百丈增高二尺厚倍之陴牆高
六尺長如城之表新作南門一北門一創北門甕城一門

一役丁夫八千若干人九月某日興築十月某日訖工鍤
杵竿糴甲庀甲收所實費者稽板茅索而已論曰城圮之
役亦大矣朱侯爲之則事半而功倍何哉蓋其道有五
一曰以義使民二曰以任均力三曰以智約費四曰以敏乘
時五曰以誠誠衆自侯之蒞吾邑也不漫役不喜庸不得
已而一勞從衆志也民知爲己而從之如歸期會纔揭片
緡而八千之衆已荷畚待城下及受功則勞均而分明如
營私家之役焉爭先畢事而已器用所需物土之宜取諸
田中價薄而易辦故環城數里一日合築得如此其速也
時則歲稔務閑裹糧不宿而具是以趨大役而無難色然

而民之所以樂用命而忘其勞者蓋尤敬侯之心焉耳侯
至杞僅二載非不歲即不暇比歲且暇將去杞矣杞雖不
城侯可以辭人可無議乃侯不憚煩以失會不便已而遺
憂誠爲吾民而已此民之所以敬服其心也邑大夫士相
與言曰杞城之政後之師也杞城之心後之思也侯之功
德當與此城同傳永永宜請名筆勒貞珉以圖惟無疆休
而屬余爲狀其事余故撰次大畧以俟立言君子采擇焉

丈地法

陳某曰經野實奸橐云昔朱子欲經界泉州苦不獲紹興
法而杞田之量也段侯廣思俾訓術昂肆之機觸智遷歸

於簡要乃與古畫井暗合田昭奸祛法精矣夫井田不復
均稅舍經量奚術乎今不紀載來者無考是以王侯刻遺
惠碑命某次其法于陰方里而區絜用竹繩隅四會乃成
會際爲大堠樹木幟其末循繩爲小堠別用繩長一里十
二分里之五交約其衰繩行當村落則斷去如落長餘繩
越落而會始作連樹三幟自後厖之爲一直矣乃移後爲
前復厖如初別區以字紀以數凡區田主一首其畝會畸
實最尺寸畢籍焉

學訓贈陳生

古之人有言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言才之必

顯也又曰見牡丹之根莖而知其善惡者上也言辨之貴
早也歷觀往牒立名之士必有先識之譽以卜厥終故曰
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今天下人才自成童以上皆羅
而致之校宮士之揚功樹勳以大終者不出於校宮無幾
也故學校者材之淵藪榮達之梯徑也是故褒衣頽弁濟
濟容容君子於是乎觀士執經問道脩辭居業君子於是
乎觀學士得預乎茲列則王公大人改容而禮之鄉黨宗
族俯伏而推先之父母昆弟愛悅而憐讓之吁已榮矣然
其始也茹連而征魚貫而進鴻列而游靡不同也終焉或
以雄飛或以雌伏或以龍矯或以豬屯或翔於天際或入

於坎窞或致身青雲之上或汨沒塵埃之下清濁異調榮
賤殊途豈才變於多歧士頓於齊末哉所以學之者異也
嗟乎君子之學上之明道廣業敷德業於生民次之博物
脩辭樹聲光於藝苑次之纂言強記掇青紫於甲科下此
則優游廢時蔑裂赴校其名曰學惰矜才足已抗上嫉勝
其名曰學驕湛欲沒利毀節敗名其名曰學辱擇術而趨
存乎識強力不反存乎志相觀而興存乎摩高明不極用
力不勤及爾顛覆鮮不然矣歲月坐馳荏苒遲暮嗟何及
哉是故游校之初君子觀士恒於斯焉士之自勉亦恒於
斯焉否則非所知也陳氏子某年若干以提學憲臣選爲

通許縣學生穎雖小脫將必大終者乎予故因吳君之請以其大者望之吳君曰予觀某志趨不几好學不倦梯榮達才實所優爲敢書先生之訓以爲根莖之占矣於是乎書

寶瑜贈保壘朱公

嘉靖己亥冬河南積不歲民大饑守臣請賑章連上天子爲遣大臣發帑銀救之明年麥熟民乃全活長民者勞可知也於是杞尹朱侯功能爲最巡按陶公移書獎焉客有稱諸陳子者曰我侯之政其猶楚國之至寶也夫昔者楚王嗜寶厚賞以來獻者國人射之鑿山探海棄穢不務於

是楚饑穀貴黃金弗易令尹欲諫王廼具五種實以王函
緘以金滕藉以玄纁載以文駟再拜而獻曰臣有至寶敢
以奉御者王曰天下之寶盡在楚矣又有至焉者平對曰
今楚國有災而寶弗能禦臣以爲非其至也臣之所寶能
使楚饑而不害夫救時之急猶非至也臣之寶能使人人
舉終天年臣之寶興師十萬弗得弗勝石城百仞弗得弗守臣
之寶雖堯舜爲君契爲司徒伯夷降典皋陶明刑不得之
無以治天下臣之寶可以仁祖考可以享上帝聿獲多福
王曰善哉寡人未嘗聞寶如此其至也寶如此其至也願
以鎮楚國再拜而受之發而視之乃五種也自是楚國化

之咸知重穀遂以富強伯天下君子曰穀誠至寶不得令
尹不彰令尹誠善說不因其時不售今夫我侯之治杞也
誠以馭下寬以惠良簡以靜訟約以惜財非所謂惴惴無
華歲計有餘菽粟之味知德者希耶一旦歲惡廩空人有
散志上下皇皇罔知攸濟然後弘艱附下之能倚重於時
而向之鈞竒聲善交際者舉伏下風非當饑而價賤黃金
者耶而少司徒王公既知而獎之巡按陶公又知而獎之
賢勞騰於移牘欣色發於鼓幣不已玉函而玄藉之耶方
當荐諸明庭尊以崇班風化天下其黜巧返璞改滌從厚
一變風俗必矣由是而究其足國壽民之蘊則禮樂可興

而王道可幾也豈直富強而已哉故曰朱侯之政其楚之
至寶也夫陳子曰客知其一未知其二方糶之已饑賑之
未下也內有凍餒之急上有逋負之懼後有死亡之憂何
恃而不離乎恃侯之仁也賑所不及者十之七不下也何
恃而安乎恃侯之政也故功施於已賑者顯功施於未賑
者微賑貧之德大安富之德深仁心之敷也先儒有言心
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故穀有生意則投之必生而其
利溥君子有仁心則觸之必應而其澤廣不然巧爲文具
以塞上命者不少矣况所不命邪然則論侯之爲寶必本
於仁可也傳曰惟善以爲寶政之謂乎又曰仁親以爲寶

心之謂乎於是民獻十夫聞之請錄其說以贈保聖

壽對賀東墅先生八十

客問陳子曰養壽有道乎對曰有請聞之曰慎孰能之曰
吾邑邇東墅先生能之先生衣冠大族積學而工文聲業
出輩流上而容貌若愚而冠服儉潔而動作蹶蹶畏貶議
而口不是非畏患害而產不封殖畏情感而壯歲獨榻畏
憲禁而宦也貧而歸其慎也如是乃今年數八十矣視明
聽聰筋骨緻堅飲酒斗餘不亂非得於養能如是乎哉客
曰於古有徵乎曰有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賓筵抑
戒以自飾厲前乎此者慎可知矣史雖不具年壽意必度

百歲而後死也世傳老彭觀井蔽之以輪身繫於樹雖未
必然要是全身遠害見險而止者也其他聖賢疾敬德考
終命難以縷數而二公乃尤彰大著明者矣然則其理何
居曰入也者血氣以爲形魂魄以爲生傷形者六氣飲食
男女也傷生者喜怒憂思悲恐也是以善固形者必外鍵
善攝生者必內鍵故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非慎何以
哉單豹岩居水飲而爲虎所食不知慎外也張毅高門懸
薄而內熱以死不知慎內也廣成子曰天地有官陰陽有
藏慎脩女身物無不壯其斯之謂歟客曰子言於儒術亦
有據乎曰仁之必壽仲尼之訓也大德必壽子思之傳也

不曰仁者心存而不放乎不曰敬者德之聚乎夫儒者之道雖不專專爲壽而壽之理具焉慎之謂也客曰若吾子之言吾聞先生之配年並而健齊亦有得於慎否耶曰冀北之馭鹿門之耕吳下之傭皆夫婦相敬如賓焉夫地道無成刑于有化脩己安人敬之明徵也矧室家哉先生之有壽偶也亦宜矣孰謂非得於慎乎於是客聞之曰先生之壽於古有徵於理有契於聖有據殆未可量哉殆未可量哉歲晚務閒春酒奉介賓客盈庭冠蓋萃止捧觴而進者述以代祝云

書研山宦迹卷後

代作

右詩一冊題曰岍山宦跡乃吾邑官長士大夫送少府王
岍山公而作也岍山自黃門給舍謫杞無何遷臨晉令邑
中聞當去莫不悽惋悲歌各紆所懷大夫蔡南洲公采之
著於篇凡若干首古今體裁略備客有挾至蜀中者余取
而讀之作而嘆曰詩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王少府之
德民歌舞之矣詞不論焉夫有所感於心里謳巷吟矢口
而成直情而遺法民間之詩也有所感於心永言嗟嘆以
發其情思比音而成章文人之詩也古之以德得民者必
有歌詠惟能言之士善說情理而會於法度乃可被之管
絃而傳之無窮十五國凡美上之詩皆是物也是冊所載

雖言人人殊其皆能言之士道情而會於法者耶若夫里
謳巷吟負墻而泣仰天而嘆者乃知不可勝載矣於戲少
府公盛德之士乎哉余聞之強笑者不樂強哭者不哀詩
之志意音節不可以言語文字爲之也今觀諸作其詞正
以莊其敬心之感乎其音哀以思其愛心之感乎非仁禮
存心者孰能致此昔孔子聽文王之操得其志意形貌余
雖神解不逮亦庶乎得所謂盱山者矣守官數千里外恒
以未得一面此公爲恨幸覩厥詩彷彿其爲人而又值其
去吾邑益令人悵快無已乃題其卷尾以泄余衷丙午長

夏吉日也

虛舟說

如是我聞爾時南華真人說南華真經借喻而云人在舟中忽有虛舟來觸雖甚褊心不生嗔怒何以故舟以無心遇人人以無心遇舟兩皆無心故無感應由無感應故無嗔怒唯虛舟故洛陽朱居士具智慧眼看誦斯經發悟於心別號自證師舟而行雍丘陳子乃爲廣宣此義而作說曰凡舟裝載寶物游於江湖逐利爭涉多遭排擠惟彼虛舟雖行津要衝撞抵進都不叱呵凡舟內有物重遇風波嶮巖十分驚怖多遭覆溺惟彼虛舟隨波上下與汨出沒亦無驚怖亦不覆溺凡舟爲人撐駕夜斫晝杙不得自由

惟彼虛舟汎汎中流都無拘繫得大自在若人掃除五蘊
皆空不起一毫意念則能與物無競如彼虛舟若人照破
四大一身皆是幻妄咸除愛根則能行於五毒濁惡世界
不遭傷害如彼虛舟若人於一切有爲世界不塵不染則
能隨緣住世去來無礙如彼虛舟是此虛舟不離世間而
得出世間法不離幻形而得無上妙道若善知識覩虛舟
如是轉轉爲世人說法普度一切衆生脫離愛河慾海究
竟到彼岸不使漂流鬼國即虛舟功德無量雖三千大衆
世界江河千百億舟船不得比並朱居士能除人我心能
除富貴心能除滯戀心已上虛舟得度更望至心皈依發

大勇猛得證最上一乘舍筏登途雖虛舟亦用不得廼以
慈悲心方便說法普濟衆生是名慈航不名虛舟居士合
掌作禮而言曰善哉善哉愿敬心信受

祭文

祭大司馬浚川王公文

代作

於惟夫子命世豪傑絕學聖賢所謂吾道之中興而千古
之立言者歟慨諸儒之業日富而孔孟之神不傳或淫綿
而淆經或舉一而廢全蓋不獨詞章記誦爲吾道之異端
也夫子秉超然之朗鑒犯衆好而力銓泄二儀之秘窮性
命之源搜羅萬有總一陳編咸裁削以聖軌過韓愈而尤

難至於居德應世豹變鸞騫不凝滯以踐迹乃從容而行
權敷歷中外四十餘年沈不能使之戚升不能使之歡所
在成功風采凝然蓋和如柳下而不失其介清如伯夷而
而不剝其廉通如賈誼而不過于激正如董生而不滯于
偏海內方恃之如龜鑑而仰之如泰山巽安石之一起絕
塞北之烽煙詎意安車之徵未下而東山之屐已閑將天
之無意于斯世歟何哲人之竟殲也某蚤以諸生受知殊
異繼歷仕進蒙獎無先適承乏於中土幸夫子之南還再
獲請益奉以周旋曾不逾歲溘然上仙感恩念德能不潛
然正昔人所謂上爲天下痛而下以哭吾私者也尊靈不

泯尚有感于斯言哉

祭黃翁文

古有曠百世而相感矧並時而有聞雖神交之忝竊匪出
涕之無因翁居閩海之涯杞也大河之溇天丕篤於賢嗣
俾振鐸乎斯文淹黷庠以八祀始欽德而情親學淵源以
宏粹貌秋霽而春溫推祥源於所自知世德之必深已而
脩然鶴立之表穆然岩處之真介然玄覽之識油然而迪德
之言時仄聆乎語述或旁得于鄉賓恨人室之俱迥庶榮
養之來臨忽逾年之尺素謂厭世而遊雲何馳榮之不俟
而占壽之難任余既悲懷人之長已而復感乎末命之傷

心子一而無期阻十載以爲臣彼祿薄而遠仕孰非欲
歔而沾襟也哉載惟平昔情馳宦舍竟捫于跋涉之艱辛
若魂氣無不之也安知不附雲物而降堂陳乎則桂精一
傾已寘通於萬里陳辭而告必有鑒於薄忱

祭青州府通判丁平野先生文

於戲先生徂矣今之人其無復先生古矣能不爲世道而
一哭哉先生爵及其親澤及乎民年躋乎耄耄而學傳於
后昆斯固含笑而歸化無宿恨於乾坤也獨惜夫逝波不
返澆譎日新而先民之典刑又喪後生小子目無所見將
不淪胥以湮乎於乎先生已矣人不能無疑於天也先生

仕也不速其化歸也不待其年隱也不詭其跡老也不輟
其勤服羔羊之一節乃沒齒而食貧位之具瞻以坐鎮雅
俗誰曰不可胡爲乎再命而陸沉也哉所冀慶延於後豹
變鸞鷲悞先生於生存使人知盛德之報不必其身而敬
慕夫清白吏之子孫抑其次也又胡爲成而輒踣進而如
抑文有餘而志未申而使夫矯夸之徒得以睢盱揶揄其
無忌憚之濫乎此吾于先生之亡所以戲歛而不可禁也
吉日良辰殺芳酒芬先生有靈其亦重感于斯文矣乎

祭劉逸庵先生文

世運既下忘古益邈昔之變今哲人爲狻今之復古群以

爲諫於惟逸庵古心今覩天鄙無華質直信道世賢詭合
公以不肖世矜利動公以不巧曷迂靡愚曷拙靡笑與世
相遺無怨無好悠然古今怡然獨樂於戲太守清白得公
益光如璧之藉如鬯之璋二嗣穎粹眠公以成如芝居薰
如金居鎔爲后克彰爲先克教彼富不仁彼盛不保算始
計終孰拙孰巧於戲伯氏已廩仲氏已造公食祿養方當
貴報高官大爵龍文鳳詔福善禍淫時乃天道謂宜久視
天平何早非耗用疾非憂用老豈厭塵囂飄然物表於戲
悲哉小人何慕君子何效俾我諸士潛然相吊爰歷靈辰
俎觴用告雖不能知旁淑庭詔

祭張西岡文

代作

惟兄才如天馬不可縶羈智若孫吳善藏其機觀時裁變
排決不疑人不病劌家日以肥業成肯構功倍開基積而
能散知雄守雌居仁市義揮金若泥名實彰聞達於彤墀
皇恩疊被表里刊碑計兄之餘不贏其施計兄之獲多亦
不貲智哉西岡善成其私紛紛守虜其誰知之我思古人
鳴夷子皮晚而悟道雅志希夷萬口交祝千歲爲期孰謂
吾兄而止於斯謬忝通家再世親知申以婚姻情若連枝
兄病謝客我來何遲執手榻前晤語移時言猶在耳身擬
登輶滔滔河流莫瀉吾思哲人而萎其誰不悲憑柩一痛

從此長辭營菟未化來舉余卮

祭李南臺文

於戲南臺子汝形雖壞汝目定未瞑乎飄逸英發氣凌海
空也七尺之棺能汝容乎拓落昂藏桓桓以爲生也人間
之事竟何所成乎於戲孰謂南臺子抱恨以長終乎惟萬
物之歸盡付大冶以陶鎔不知造物之意將以子何庸也
其化爲攪捨掃列星邪其鬱爲玄雲駕長風邪其胎爲巨
鯤搏南溟邪其流爲洪川灌蓬瀛邪於戲有生而必盡者
理也萬古而不盡者情也今將送子形骸藏諸先人之塋
長與斯世曠隔幽明蕭蕭總縵飄飄旒旌切室稚子號天

而辯鷹行道之人孰非酸鼻流涕而况在火要之朋乎想
笑談之在耳悵揮袂之無從臨西州而延佇矢山陽之哀
聲悖腎腸而一訣竟彷彿其來聽

祭主簿徐君文

於戲傷哉哲牧難逢公乃徂落攸攸天道孰究孰度公才
晉英器成太學溫潤輝光磨礪圭角文明內蘊被服太朴
佐政三年一夫靡虐平易惟親矜恕惟活杞政炎熱公爲
洗濯化病呻吟公爲撫摩冠帶格誠藩宣賞恪家戶戶祝
萬壽攸酢如何不吊一卧弗作百身難贖萬口悲吒於戲
傷哉貪夫乘權肆毒流濁世法既弛天網仍脫居豐據顯

夸毗孔樂翩其擲揄謂公齷齷民實佑德天甯長惡云胡
降罰有此愆錯於戲傷哉萬形歸盡令名不亡蟬蛸朝菌
何足短長維彼無忌魄存神喪維此好脩身滅名揚達人
志士職兢不遑杞有祠廟登祀惟良公德弗愧俎豆其旁
杞有載書筆削惟明公蹟嗣紀百代流芳公柩無歸留塋
此邦公神無西留依此堂民之事公不異桐鄉於戲傷哉
月吉辰良桂楸獎緘以矢心腹肺腸公其聽之以慰
徬徨

過庵遺稿卷之七

詩

送舅氏虎岡先生赴泰山教

岱麓新經帳儒林舊白眉
斲輪搜簡帙發塚到黃羲厲志
攻孫雪潛心下董帷聲名童
日起德業彥髦推問古尋雄
字談微避鼎詩辨能窮炙踝
默但效支頤泛愛周交際孤
貞耐轉移柔嘉真大雅醞藉
况多儀猗此青雲噐其如賦
數竒文玄三月就輝覽九苞
遲興駟恒遑嘆孫弘再薦時
對陳諸老重道合後生師鄒
魯元多士陶鎔會聖期詩書
遺澤在登覽孔蹤垂俗自尊
明復人猶杖履隨三負疇昔

事斗食抱關知莫厭青氊冷聞於勝眺嬉捫蘿臨日觀刷
蘚讀秦碑碁布八荒入九跳二躍馳仕兼泉石樂官出是
非司久擬蠟雙屐無緣寄一枝未成靈嶽往先動渭陽悲
送別值秋半逾河是路歧貧無璫玉贈且盡手中卮

三義士詩

乾餼古所嘆分少誠獨難天灾有代至國蓄寡十年庚辰
迨己丑哀哉食屢艱少壯投樂郊衰殘橫陌阡死者枕之
啖同類化豺豻私藏要厚得官庾徒空緝賢矣張昭勇悽
悽切所忠傾倉發秬稻負擔歸閭閻豈無百口情獨屢帛
能甘白骨復膏肉垂盡得綿延張公悲下世二士接仁筌

兄金既千散第粟仍萬捐家量郤市直貪買變爲廉靈麟
有淑趾此語不其然惠澤沾四境義問傾昔賢四豪乃奸
惠黔子徒壺殮舜皇念阻饑代養嘉丘園疇庸分采物旌
淑煥楣顏曾訓垂發身由來仁知兼咄彼金谷子君看滿
撲篇

紀異

秋空散薄靄旭日過茅簷白雪紛敗衣含暉弄蒼煙有隕
自霄漢光焱雙炬然擬電無明滅爲火乃下炎天鼓起其
北三震過我巔餘響遠不絕虺虺落北山如彼枹鼓節鏜
擊復闐闐是時玄枵中日月正同躔凜霜殺萬卉木葉咸

澗殘蟄蟲發，坯出雉雠求。其偏彼雷云，收聲况乃晴朗天。
天意誰能明，降此號令愆。春秋五石地，小雅十月篇。變異
不虛生，滂下空洸瀾。

贈白將軍

外閩新分符，中原久偃兵。十年連寇熾，百戰一身輕。廉頗
食仍健，馮唐說早行。白頭談武事，舌上欲泉生。

酬吳女几示所作

留滯燕京客，梅花歲又春。黃金愁季子，長缺嘆明君。勝地
經題徧，禪房住處新。吟詩句句好，信有解窮人。

尋會見雪次吳子韻

文會經時合天能試素英來猶期日上坐忽見水生喜助
朋儔麗光含書史清山陰不盡夜孰與一樽情

雜詩二首

梁都出姜女容華耀朝日聲音奉君子夙昔學琴瑟夔襄
莫絃徽伶倫調律呂田連教操張湘妃發妙曲遠奏鄉雲
歌下詠周關雎歌聲清且閑儀鳳來翩翩章甫不適粵黃
犢不飲泉古調知音稀不如北里彈抱器欲何施秋風凋
玉顏

靈鳥棲中嶽五色被毛羽饑食玉田禾渴飲沆瀣水惜哉
時不逢六駟不得舉冉冉歲云暮何時颺風起螿螿聲正

悲天衢九萬里寧忍饑與渴不隨黃雀啄黃雀啄滿膝飛
上北山樹

客至

久雨暑氣薄浮雲褪青天涼風滿庭戶翛然振葛衫嘉賓
惠然至門前車馬喧貧家闕珍異臘酒烹池鮮爲樂亦不
厭六博間枰彈新詩八分書長歌伐木篇晚涼移中庭衣
潤露華沾仰見大火流感彼時序遷盛年難再至立德慕
前賢道遠苦日少烈士多悲酸願言遵令軌黃髮誦賓筵

送李子喬贊畫

西北有煙塵雲中聞氣新銀鞍白駒駒寶刀耀秋氛繡獅

蟠錦袍云是李將軍三隴西種絕技迥超群左手挽烏號右手接飛驎下馬談籌策一語傾轅門抽身向前去封侯豈足論贈爾千丈纓侑以一丸土收縛大單于築城向河澗戰士釋戈耕陰山放牛馬功名圖麒麟餘威莫千古

聞大同平次李廣文韻

邸書忽報雲中信天險城門晝自開漢旌經春息戰鬪唐藩迎詔拜綏徠萬方共喜分苗日聖主獨勤破蔡懷自古除兇頑一將憂時君是洛陽才

秋日渡沙河馬上偶成

晴日抱村白霜林風欲然紆看飛鳥外行過野橋邊水清

近所遺稿卷十
四
溪見底沙暖地生煙鳧鷗能會意濯洗羽毛閒

過郭隱居

闕墻草徑入門東瓜豆離離下亂蜂騎馬庭除人獨詠叩
扉桑柘鶴先迎三間茅屋身爲客數卷殘經歲易翁清世
那能便寂寞少年中國尚英雄

送四叔父

半月風塵費抱携今朝千里獨南歸異鄉豈忍至親去倚
閭亦闕白首悲梁汴杏花走馬地燕山雷雨化龍期大兄
如問吾消息好道文章覺舊非

夏日劉子莊稼餞李子之汴四首

公幹園林好長吉哀思更鹿門携欲近駒燕餞方行賓主
中原秀盤飧野外清念君當遠別車騎一離城

幽興城邊出涼天樹下生坐裊移草地歌曲就蟬聲聚會
發文思別離感友情共遊恐不足携酒覓林垆
君去斯文重離盃逸興偏柿葉摘詩稿銀鐙解酒錢野人
供瓜菜稚子汲園泉暑日陰雲聚乾坤故此筵

罷飲暫同步回頭怨落曦鳴蟬翻作主歸鳥故相隨梁汴
文章國空同俊髦師秋風桂花發須寄最高枝

雨

雷雨一陰連日稀小園新綠見墻衣荷池剩水流科斗菜

睡全泥漚蟻吐川滿大河應受灌穴崩下土須防微誰傳
望水秋禾長遠霧北風思欲疑

夏夕三君子見過無酒

漢世三君此夕過拚留無奈百壺何焚香樹底風兼細酌
茗庭中露自和清夜山陰竇遠返碧霄德宿定輝羅坐深
談到無言處對月猶嫌蟲語多

門外驚停洛下車堦前旋掃南陽廬班床欵欵虛延客秉
燭輝輝但照書明日西風知改歲他時新黍有鋤蔬壺食
擬辦拚還過清興良宵定未除

三君子待月

高人落日談笑借星台
煙靄碧空靜微茫
海樹開浴塘
林語鬧戒夜鼓聲催
無計留同醉月生故迂迴

初秋聚劉子園

劉氏園亭好避炎
通人草徑關門偏
花樹清餘雷雨夜
烏蟬喧過日雲天
葡萄摘架香憐齒
木槿當窓嫩照筵
未解傷秋貧共樂
西風散倚紫薇邊

促醒川舉詩社

壯志謳吟費日霄
無風深樹愧蟬蜩
早知薄智合無補
信有同心得見描
曩曩行天甯輩類
金玉擲地亦寂寥
先生真是追歐老
小子何妨比孟郊

微山遮留圖

雍丘門外燕京道古今大尹去不少微山夫子瀛洲僊作
令三年天子詔六月新晴隋柳青使君車馬樂長征傾城
祖道一盃酒明日燕南千里行父老平生祝君貴此時送
君皆下淚匍匐共挽半程車不聽數言慰能留使君
車難留使君身朝廷日夜望賢俊草莽徒勞父老心遮留
遮留意不住邑人常記留君地彷彿形像入丹青一日遂
成千古事丹青千古還剝澌人心思念無盡時當年父老
峴山碑後代兒孫召父君不見古人循吏今人話何曾
得見古人畫

冬橘

洞庭十月滿林霜葉盡枝頭顆顆黃折破金蓮難著力嚼
殘玉露有餘香嬌姿不逐群芳老媚色深宜固籠藏寄語
五陵莫浪賞歲寒容易減容光

雪後登西城樓

冬霽城樓西望偏常時風物改蕭然初開野逕人應少
欲却枯林白更全坐鳥眠鴉常似夜裊雲停霧不分天古城
鷄犬煙中發疑是壺中碧玉簪

冬夜聞歌與李楊二子家兄同賦

清歌何事來庭院似爲高人助舉觴遠向墻陰酬白雪深

通風集卷十
十一
從杯底動滄浪寒更作意燈兼細缺月何緣夜未光莫對
北風竟此曲江潮驚起雁行行

夏日村居有懷蓼溪

平郊麥秀望無際却憶繁臺共讀書禹廟鐘聲僧約飯梁
園栢影夜談虛君今枕易江淹里我亦騎牛冉氏墟花柳
自深鶯自語可憐懷抱向人踈

昆食蝗

去年大水入秋旱蠲蠲布子魚遺卵今年多昆卵化皇群
飛蔽天集大梁四郊雨足禾如雲誰遺繩繩善子孫決旬
出土害田稚蟻聚波流愁殺人田中昆子捕生食生蟲欲

盡躡之及匍匐後之跛行前迫坎而吞百不失霖雨三旬
一到田秋禾旃旃鼃腹實老農植杖仰天呼今朝蝗盡嗟
鼃力鼃乎鼃乎飽女欲遺功遂作蒼生福毋乃上帝眷皇
德假手捕蝗完歲租自今宜致越王敬忍洒鞠灰報女毒
於戲八醋合爲九月村村斟社酒

盜賊二首呈戴明府

群妖爾敢干天紀白社黃巾向本輕豈意秋冬星石變遂
令陳鄭虎狼驚春城鼓角嚴登戍幕府銅符大點兵急使
諸軍圖便合早收車甲事新耕

總戎戈戟列如林尉氏何緣忽見侵盡遣健兒防虎帳誰

思急鹿麕猿岑群兗幸失鄆陵窟百雉休寬寢甲心獨喜
使君天下慮練兵擊柝罷鳴琴

正月雨雪至于二月

新年雨雪侵驚蟄寒逼山河煥尚扁積向麥郊償臘白光
於柳圃妬春青乍歸鴻鴈愁深阻欲躍魚龍東未醒舒慘
天心誰更測行時還擬是玄冥

三月四日見雪

三月桃花雪卅年此一看果然滋宿麥無乃澁河湍落擬
梨園盡飛驚柳絮漫甫能脩消袂已復索重綿豈應花爛
漫雪霰逼辰零似爲襄陽興兼歸安樂亭冒寒出沽酒奇

白故尋青雲煙連野潤隨處足滄溟臘日尋常見深春爾
爲嗟空然妬傾國爭柰不成花野曠密能白風柔舞自斜
群芳休失意猶勝滿塵沙

寒食聞諸子邀家兄東郊游賞二首

山宇剛頭春可憐群芳雪後眼猶偏並車何處桃堪下把
酸幾人花自舉當望柳煙晴逾翠映袍葉露午猶懸酒酣
定有蘭亭賦空對啼鶯憶昔年

家兄卧疴緣花起諸子同遊感物華暫向酒杯拋藥裏還
從隋柳駐雍車江山一笑兵戈後桃李重看鬚鬢加此日
酬春真不淺遲迴天地又風花

謝聶子惠筆二枝次其韻

湘管宣毫久著名開緘絕勝剖連城
昨年夏裏兩椽落吾黨當年五色生
脫囊霜雪厲相映洗墨魚龍蟄已驚
君是玉堂揮翰手有心遺我記登瀛

苦雨

秋水茫茫浸野田東阡西陌白連天
人家十戶九不火小兒悲號大人眠
終日陰陰不欲晴房屋如篩窖如泉
塲中稚把生苗芽塲邊柳樹覓漁船
村中老人心獨苦蓬頭問天天不言
自言三年不飽食秋禾茂盛惟今年
官錢私債兩俱足妻兒夫女幸團圓
誰知皇天大凌虐坐令萬姓同

灰殘言畢望天大叫哭東隣西舍同心酸君不見城中長
官徵賦急剥民骨肉民血鮮民血鮮官馬肥留與當道大
人騎民死民活總不知

丙申除日

明朝三十四回春三十三年總可嘆抱璞豈應頻道路雕
蟲何事費經綸葛巾藿飯元吾分海鶴岩雲許伴人蠶屨
未成心已往爲農且辦住山身

李中嵩別業同北原少室

林館飛花見主還一春王事此開筵投壺把醖身能健繁
木流鶯地自偏瀕著漁樵絳綠野漫隨巾屨過前川桑陰

過庵遺稿卷一
共藉茸茸草何似滄洲萬頃煙

席上酬少室留別

筵展虛堂賀鵲鳴主人非是鄭當時
千年鄉里衣冠會歧路雲霄汗漫期
海內蒼生龍卧起日邊五色鳳來儀
因君欲奮天池翼上苑何緣寄一枝

送楊少室赴京

啼鶯千里飛楊花捲幘身輕去路賒
省樹久懸僊吏咏太行休羨子陽車
向來血淚收苦草此日肝腸付帝家
丹展思賢勞夢寐好將聲績對重華

送李司訓之官

廣文得柄亦如此君到燕南分外閑
畿縣逢迎官長少諸生服習教條寬
袖中丹藥身常健坐底青氈夏亦寒
是處佳山堪極目新詩莫惜向予傳

漫興

出城饒野興馬上綠袍輕
霽雨田間道秋陽柳外旌
賞心閱穎粟民隱慰新耕
善政兼年稔貧居遂寡營

喬節婦

飄風摧松柏女蘿爲之顛
君子中道離妾生詎能安
趨死隨君去不勞臨沒言
死者當有知魂魄相與騫
偕老與同穴豈必終百年
焉用未亡身拒人鬻創殘
哀哀黃鵠歌強

生誠有緣一死萬事足千古稱仁賢

玉禾篇賀陸翁生孫

人生有兒復有孫百年萬事皆浮雲掌中呼爺弄眉鬚一
語豈止千金珍陸翁落魄放翁伍早解青巾向南畝大兒
總角誦詩書弁髦螢雪猶攻苦前年賀女實承筐今年到
門弧矢翔啼聲呱呱泣如虹滿堂賓客生輝光鳳毛麟趾
世間寶桂林玉樹何必芳勸君溫酒膾河魚我爲君舞歌
巴歛身無疾病年爲祖今者不樂白頭顱君不見陸終之
後昌江南遜抗二孫稱英賢玉禾瑤草自有種君行積書

莫論錢

真工歌贈邢生

西肥楊伯常氏親翁器明求醫於太康得邢氏
福審情採劑切養兼施無何一目返魂四形借
照拔其待盡之昏錫以絕望之明厥功奇矣於
是伯常庀儀置酒大會賓客以獎而屬余作歌

旌紀厥實歌曰

我聞僊人長桑翁出入無有天眼通上天挹取烏膽髓來
與濁世滌盲矇自從僊翁去不返玄方大藥併成空俗工
麁手紛無數談口懸河寡見功八風不熄五火壯水乾肉
怒晶澗器丘明失明子夏哭天下墨墨獨師曠邢生師授

出何人起廢發蒙無與上坐令長夜太陽生鬼窟山陰開
萬象楊翁遇之眼霧釋感躄憂藥孝郎力若使僊術代相
授當時安得窮張籍張籍目盲心不盲世上心盲醫不識
面前鹿馬不能辨揮却荆璞寶燕石安得一試上池方過
眼妍媸洞肺腸極深雖不察淵魚旁燭應湏大智光腴理
可及苦難信真工不逢我心傷

宮墻行贈李子選游鄉校

君不見孔子墻高難得門文宮經閣高人雲廣文先生談
道德回琴點瑟鏗遺音古今卿相紛無數入室升堂由此
作青袍草色烏頭巾望之何似神仙人與君少小同筆硯

別來倏爾成弱冠君今鄉校我國學宗廟百官同一見轉
眼青光不待人舍筏登途方到岸各須努力事先覺霧息
南山看豹變

隋堤柳歌送王珣山之臨晉

黃河何漫漫不隔使君船太行何嶺岈不隔使君車山迴
河轉蒲坂郊晉人歌舞杞人號無情最是隋堤柳送盡賢
明只此條

過庵遺稿之八

詩

詠懷古跡十六首

禹廟

舊在箕城曹植王雍丘移城中今亡

箕城蕩無跡禹廟夫何如
空聞移子建誰復念吾魚
縣是靈孫舊民生四載餘
濱河憂汎溢血食益懷予

谷林

城西山名見楊億皇畿賦

借問谷林事昔名詫聽今
河沙畧半沒耕耜足交侵
戰壘金元舊叢墳檜栢新
徒增吊古淚那復賞時心
紅憶櫻連谷綠傷柳塞津
幄辯餘蔓草絲竹變鳴禽
國捲繁華去時

翻勝地沉空將宋畿賦讀罷一長吟

呂祿臺

何事來斯竹寧從酈支遊歲深傾欲盡家破爾能留古木
鸞巢險荒藤鼠穴幽高陽登望在魂莫怨曲周

令狐城

千載還賦壘天留記至忠縛芻竒不盡當矢血猶紅桑海
今人墓張雷異代雄令狐先縣令何意對乘墉

張柔城

要地當元塞危時接宋爭草青胡馬放河漲越船攻荆棘
生靈盡封壤且暮更獨來張萬戶力築此三城截汴橫關

鍵開門洗甲兵流離歸保聚鷄犬荷生成世已滿胡運人
猶歌戰名可憐全保障不作祖逖功

隋堤柳

煬帝通淮海長堤引汴河龍舟遊不返春柳望如何鶯裏
傳清奏風前學舞娥行人折贈處淒斷渭城歌

空桑

空桑元聖廟還近有莘城靈母何年化孤村萬代名衣冠
商后制猷猷野人耕殘碑宋皇贊五就爲蒼生

高陽郡食其墓

帝世八元後人推老監門擇君售竒節敵國下狂言白馬

選庵遺稿卷八
論功大金章照後繁全齊博一死千古吊忠墳

伯牛塚

古塚盤岡麓人言堊冉牛悲聞辭魯牖疑莫辨箕由野寺
殘僧獷偏祠遺像幽誰哉繼狄相逆祀正春秋

圍故墟

夏馥蔡邕

亂世名爲崇空城夏蔡傷蒼黃走隆慮流涕赴明光絕史
人餘恨深山世共亡淒涼祠廟古獨自祀中郎

外黃故墟

申屠蟠

城郭黃河道人煙魚鱉居久遺舍人姓猶說孝童廬木息
違時難泥蟠避薦書賢哉先幾士長軾段干閭

立巖岡

夸子遺筐土千秋卓杞南孤根拔地出平野當峯看春草
青驪髻霜林點象冠予樓坐陽阿登覽意何寬

梁園

梁王一去苑園廢西界高陽只舊名無復國人誇大獵都
將表望入新耕山林佳帶鄒枚賦狐兔深懷罟射驚回首
旌旗出入地長空孤鳥澹人情

孟姜女廟

君不見蒙恬北築防胡城征夫十行九不返又不見秦法
殺人如草菅骨肉併築威怯懶范郎十月去不歸孟女酸

心寒未衣慙慙擣練手裁縫將向邊庭慰渴饑邊廷歷盡
蹤跡沒見說長城莖夫骨發聲一號血噴雲北風隱地鳴
山谷神驚鬼泣不忍聞巨靈掀拽堅城覆城覆土破白骨
見烈婦識骨如識面此身若作石頭石誰負遺骸莖鄉縣
孟女哭來不知春至今曲調留哀怨於戲東海何時平安
得邊城罷征戰君不見古廟年年十月初寒衣漿水村氓
奠

黃河

黃河之水泥漉成天意要補東南傾龍門東來建屋旣崩
沙齧岸湯沃水勤淤嬾沙波蠟凝埋沒城郭丘山平棄高

走下無定蹤新渠古道紛緯經蒲口九龍非故形邢家白
家口今名玄圭卽世寡成能瓠子宜防悲帝雄剽渠沈婦
憊難勝人言此河真有靈燐羊擊豕養金龍羊豕日沈邈
不應巫史神奸惑瞽聾黃牛白馬穰神功安得上帝憐蒼
生執戮貪濁更以清九折萬里爲一泓萬古滔滔行地中

史烈女墓

六歲通媒身姓孔十八載寇換頭頸梨花爛熳鴛鴦離我
生不辰嗟何爲拍拍雙蛾鴛中墮撲鏡擊盆兩不破眼前
細物解人情分明天遣鬼神佐可憐慈母戀妾身如何衆口
敗妾心請看蠶老結黃金人生無義被蠶嗔精靈夜化白

雲去留語人間萬萬春君不見山字岡邊連理樹行人下
馬拜荒墓

撫辰樓

雍丘有名樓經始朱侯造心畫有先規子來無後召一稔
天所相百費人弗擾築固輕鰲舉構密失松茂淨燦聳孤
危玲瓏洞虛宵綺窓霞石爛飛棟游龍矯坐見梁楚郊山
川年分割隱隱太室峯微微河汴道朝夕芒碭雲遠近隋
宮柳賞辰集賦流撫景發吟抱川原起夏思城郭生元吊
君子作有益匪徒供臨眺四民稟勳息鼓鐘戒昏曉四始
審祲祥一覽乾儀小荒淫呂祿臺遺蹤不復埽卓哉萬代

軼儀小荒淫呂祿臺遺蹤不復埽卓哉蕙代規榮名與同寶

寄徐鳳岡

黃門歷歷白榆畔劍珮朝迎三殿曛密邇天香雙鳳輦低
昂衡玉五龍文人傳北闕書新上情切中原痛欲分太息
一封明主動聲光何處不流聞

奉餞玉泉先生還鄉

冰泮蘆溝蕩酒卮太行山並孝廉歸衣冠漢代環橋日禮
樂周京稽古時河上逢迎新社主諸生爭認舊經笥客心
獨愧登門早落落于今負所知

漫興

鏡裏朱顏驚老大眼中春色更相摧文章負我半生臥富
貴牽人千里來對日獨扳潞陽樹看雲忽憶故山梅古人
最愛韓吏部欲去未至先思回

牡丹

出群仙萼不同開疑是霓裳天上來雲向午中遮爛熳風
從竹裏削瑤瑰一春探勝違携酒此日攀條爲拂埃欲暮
隔牆看更好出門騎馬首重回

席上絕句

簡懶出城爲海棠擬扳綠袂醉紅粧如何忽被風吹落似
爲尊前遍暗香

送楊少室兵備潯陽

小刑陳朝市大刑陳原野昔爲西曹郎今總潯陽旅潯陽
襟楚吳萑葦多狐鼠所資明允伏豈羨揮白羽新蟬報微
陰久旱佐酷暑王事難久留行人汗如雨折柳大河隈採
藻潯江渚樓船明彩鷁旂旂照江水丈夫得意秋清風動
千里

匡廬抱竒瑰飛布矯龍虬千峰閟同天鬱鬱何幽幽青松
翳白雲中有羨門儔君行數弭節夙心償好遊幸枉安石
屐披雲爲訪求知君有異骨晤語必綢繆寄言過庵子謫
今四十秋早晚下黃鵠拔之逮前脩毋爲久羈束長作紅

塵囚

公館雨集次韻

滿擬新晴坐綠槐俄然鳴雨對筵開即看萬事多人阻尤

喜群公異地回

少室自江西鶴洲瀾亭念齋新齋自禮部南州自諫垣家兄自四川

真意共

傾洛社酒醉眸還笑呂王臺淹留無奈鐘聲暮雲破月明

天際來

十七日少室宅再集疊前韻

玄亭清淨不因槐况復陰雲迥未開豈應德星貪久照故

留明月未教回詩成屢却金谷酒飲病猶思古吹臺賓客

不殊君意倍桂林應少故人

正少室將有廣西之行故云

林節婦

曠骨同封丘木拱向來一念到于今但期六尺堪承鬯豈
厭空房斷鼓琴滄海難消遺孤恨青天獨鑒一經心殺身
莫作須臾事二十年來痛苦深

題王盱山畫竹

淇園冬日風瑟瑟萬竿綠竹鳴風葉飄如凍雨劈山石清
若金銚夏玉玦幽鳥高盤不敢棲山魈驚走失魂魄此時
萬卉萎嚴霜轉視此君倍有色色如青銅質如玉亭亭光
映松梅栢我心愛之過於口三年恐是王猷後畫圖歛見
盱山堂彷彿淇上風霜候葉底寒聲動地起根邊怪石冰

尺厚睢陽畫竹有湯寰淡墨王生亦畫手盱山主人風節
同特掃霜紈貌孤秀憶昨獻納金門前手寫封章奏明后
盡言力犯雷霆怒義色直驅豺狼走無端墮落天一方永
矢丹心到白首於戲神交合結歲寒盟更圖松栢梅花爲
四友

次楊少室韻

草玄門巷塵埃少詞客追游燕雀喧文雅一時梁國彥風
流千載孔融尊欲將醪酎逃炎熱不覺衣衫帶酒痕試問
古人今得否醉來幽興轉增繁

甕沼

注水初栽藕華時
沼不分乾坤元
囊益舒卷自昏
昕踈雨葉中得
清香風處聞
庭前無洛浦
何得曬湘裙

代贈蔡南洲明府

攬轡三巴逾萬里
江村也有廢耕桑
憑誰撫字歸鴻鴈
是處征求縱虎狼
安得循良培社稷
獨逢卓魯在吾鄉
年來美政盈臺剡
願附音書細作行

送楊少室長憲廣西

一爲執法臨三楚
忽爾南移百粵深
白壁自明貞士節
炎方乃見愛君心
秋風薜荔羅池廟
湘水芙蓉澤畔吟
路遠不須平子嘆
卽看宣室下綸音

通府遺稿卷八
雍丘有賢令歌

雍丘有賢令起家東海間東海雍丘數千里下車決事如
流泉更不得盜其柄門卒不敢橫索錢四方流移爭來旋
頽垣廢屋發炊煙黃茅沙裏人種田應祈甘雨多豐年我
欲往告天子天門九重不敢前神哉外臺使察舉無遺賢
褒書東馳離哉翻濃墨大字大如拳稱述善政過街談何
愁不到君王邊但願我侯眉壽齊嵩山天子知侯侯我憐
我有情苦那得不盡言

送王盱山遷臨晉令

盱山青雲器弱冠登華秩出入承明廬金門許通籍如何

失周防墮落天一曲代馬恒北嘶越鳥習南翼身居黃河
南心在易水北圭璋飲輿臺能令見者惜桑泉古名縣壤
接堯舜室歷田無惰耕西山有薇食遷轉雖伊始徵庸方
自茲努力回淳風道尊位不卑束帶見督郵莫學陶潛適

龍劍歌贈盱山

君不見龍劍沉埋豫章下金光夜夜射牽牛博物張華仰
天嘆遣使鑿開重泉幽可憐識劍不識神化作飛龍不可
留豪傑遇世亦如此升沉變化誰前籌王少府龍劍傳胸
中瑰琦希世寶早年簪筆侍螭頭手練青石補天闕大功
未奏落雍丘雍丘學士識匡鼎秘籍竒文問不休有時吟

通雅遺稿卷八
九
哦古松下聲如金石滿神州山陽韓愈名日起夷陵永叔
才見收祗今遷轉向臨晉萬里長風藉遠遊風聲先到西
山外西山歌舞迓鳴騶迓鳴騶動山谷雍丘父老悲啼哭
歌舞啼哭空復情神龍豈是人間物

又贈

徵書忽報河中令頓覺梁園慘不光借問彈琴花縣裏何
如吟句古松傍清風休憶司空笏蒲坂曾垂舜帝裳傳得
南薰千古調歸朝將去獻君王

七夕飲城樓歌

七月七日天氣爽城頭高宴凌蒼空三劉兩陳徐楊熊八

人風味還相同網魚城下登庖俎樂來呼酒釀巨觥坐看
河雲當檻起須臾變化態無窮不隨兒女乞天巧且學城
南舞雩風乞巧傳來幾千載牛女鵲橋謾靈怪若使天孫
作好逌豈容一水經年界一水年年此夕明人間萬事翻
桑海勸君把酒且高歌休使黃姑笑無賴勞勞爭射揚州
鶴鏡裏朱顏不相待後世雖尊楊子雲那如時下一盃快
君不見東樓城千年此夕有此朋後來何代無賢英不知
誰者憶吾曾

日休亭

楚人攻玉谷三歲成一葉頽陽千萬株借問誰雕刻人生

迷本真蕩若遠行客志欲日夜馳役役無終極達人貴自
我端居營所悅築固真實基周防密構結洞然啓八窓不
與玄化隔當其機緣息天下歸安宅天地非廣大斗室非
小窄逍遙歲序流萬里扶搖翮道損學則益無逸有前則
雖休而勿休是謂常積德

雍丘父老行頌南洲蔡侯報政

走馬束書報政成雍丘父老涕霑纓問渠何事翻悲切九
重天子知公名幽蘭生深谷莫使佳人見天子知仁賢那
得長留縣前年河漲還征徭易子燒屋奔樂郊今年河漲
吏不怒打魚拾穗營生務始知惡政毒於河不憂河來憂

公去桑有新條牛有犢黃茅地裏穀三熟朝廷卿相亦有人
留我賢侯慰窮獨君不見漢家異政壘書褒高爵厚祿
酬賢勞幽明黜陟天下計獨抱區區柰爾曹

送蔡侯之蘇州二首

轉餽京師三百萬東吳勞困幾時休
巡省正宜蒼水使借留其柰富民侯

一行隋柳送雙旌琴鶴蕭蕭暑氣輕
勲業長留杞子國清風先動闔閭城

仙桃歌壽咸谷子

君不見八駿空群青鳥逝人間無復蟠桃至
蟠桃生自天

西極銀潢夜夜澆靈液邇來王母斲靈物歲星之精偷不
得咸谷好事兼好僊幽人羽客爭稱賢瑤箏寶瑟不離耳
情懷淡蕩常雲煙王母知君有僊籍遠遣玉童投一粒玉
童雙舉雲中來正值君家壽席開伎樂充庭客滿座忽爾
靈桃堂上墮靈光燦爛爭朝暎饒獠睞眙口流唾童言坐
客莫輕嘗別投楊君服食方細把靈文燈下讀澆灌三田
換肺腸遺核種向君家谷更汲瓊漿釀醞醪千年王母道
人間與君同酌觀桃熟

吊史烈女塚

山字岡頭烈女塚今人擬作青陵臺臺荒碑臥連理生其

上烈女芳魂安在哉當時一死極分明只恐千秋之後草
草視爲兒女懷頭上夫家冠粧飾新婚面改頭換面事他
人頭可斷芳冠不可換夫冠一何重妾身亦何輕妾身誠
小天地四海莫予容生來慈母身難爲慈母留老蠶結繭
金葫蘆人生無義爲蠶羞吁嗟精靈已化白雲去荒塚人
間萬萬秋萬萬秋風高不可求惟有後來烈婦堪匹儔君
不見昔年王邵今楊劉

挽邵烈婦

史女孤墳碑尚新芳華邵婦益憐人百年汝得從容死萬
口何妨兒女仁金石摠違偕老願乾坤那用未亡人胡笳

却憶前朝事空誦中郎舊典墳

哭王定庵

春墅承嘉宴娛賓射綠坪控絃燕技士行酒魯書生一見
同傾蓋百年此坐荆遺蕉君太早簡懶恨余情吾師兼夏
日君比大冬晴千頃今黃憲一裘古晏嬰難憑舌齒論不
愧定庵名蓬萊渺煙海何處覓吹笙

絕句

日往月來歲密移乾坤何事不停機道人却謂長閑者
出乾坤任爾爲

書過庵子遺稿後

過庵陳子少與予入梁書院同席硯名動一省旋復爲同榜放舉日觀者蓋果如榜中虎云已而各散去三十年來出處存歿可增慨已邇其嗣景峯子已復爲河南乙卯解首乃梓其所遺稿文與詩凡八卷過省示予予覽之乃益嘆當日榜中誠得人哉誠得人哉夫天下文而已矣夫文所以見道也蓋君子於世方其出也則文措於事凡所以經綸者皆文也於其處也則文昭於言凡所以著述者皆文也故尼父以未喪斯文爲歎直以文信之是故君子不貴徒生貴於文此所謂文非泛然事與言而已矣是故不

貴徒文貴於道然事與言非二物也夫人不能以皆出言
文即事文已過庵子之稿少室先生已詳叙之不復贅贅
今觀其稿固得道之文而備事之言也蓋天下之事必務
豐其本而理自裕矧於文乎乃過庵之文其深造自得大
本有立玄通妙悟體用渾兼蓋不特確陳時事吊詠古昔
爲見其用世之心至如記銘贈送其規喻感動之情亦溢
諸言外雖著述於未試之時固經綸之具而治平之畧也
直以言乎語曰見禮而知其政聞樂而知其德乃茲觀言
而知其心使過庵持此而施布之則建白弼佐釐振藩宣
其何用而不可豈直五典笙簧六經鼓吹云乎嗟夫觀過

庵之稿者其尙知過庵也哉其尙知過庵也哉嘉靖丁巳
夏前進士大梁自山谷字齡書